

紅樓夢

繡像仿宋完整本



繪圖紅樓夢卷二

第三十一回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因麒麟伏白首雙星

話說襲人見了自己吐的鮮血在地，也就冷了半截，想着往日常聽人說少年吐血，年月不保，縱然命長，終是廢人了。想起此言，不覺將素日想着後來爭榮誇耀之心，盡皆灰了。眼中不覺的滴下淚來。寶玉見他哭了，也不覺心酸起來。因問道：「你心裏覺着怎麼樣？襲人勉強笑道：『好好兒的，覺着怎麼樣呢？』寶玉的意思，即刻便要襲人燙黃酒，要山羊血，釀丸來。襲人拉着他的手，笑道：「你這一鬧，不打緊，鬧起多少人來，倒抱怨我輕狂，分明人不知道，倒鬧的人知道了，你也不好，我也不好。正經明兒，你打發小子，問問王大夫去，弄點子藥吃吃就好了。人不知鬼不覺的，不好嗎？」寶玉聽了有理，也只得罷了。向案上斟了茶來，給襲人漱口。襲人知寶玉心內也不安，待要不叫他伏侍，他又必不依。況且定要驚動別人，不如且由他去罷。因此，倚在榻上，向寶玉去伏侍。那天剛亮，寶玉也顧不得梳洗，忙穿衣出來，將王濟仁叫來，親自確問。王濟仁問其原故，不過是傷損，便說了個丸藥的名字。怎麼吃，怎麼敷。寶玉記了，回園來，依方調治。不在話下。這日正是端陽佳節，蒲艾簪門，虎符繫臂。午間，王夫人治了酒席，請薛家母女等過節。寶玉見寶釵淡淡的，也不和他說話。自知是昨日的原故。王夫人見寶玉沒精打彩，也只當是昨日金釧兒之事，他沒好意思的，越發不理他。黛玉見寶玉懶懶的，只當是他因為得罪了寶釵的原故，心中不受用，形容也就懶懶的。鳳姐昨日晚上，王夫人就告訴了他寶玉、金釧兒的事，知道王夫人不喜歡自己，如何敢說笑。也就隨着王夫人的氣色行事，更覺淡淡的。迎春姐妹見衆人沒意思，也都沒意思了。因此，大家坐了一坐，就散了。那黛玉天性喜歡不喜聚，他想的也有個道理。他說：「人有聚就有散，聚時歡喜，到散時豈不清冷？既清冷，則生感傷，所以不如倒是不聚的好。比如那花兒開的時候，兒叫人愛，到謝的時候，兒便增了許多惆悵。所以倒是不開的好。故此，人以爲歡喜時，他反以爲悲慟。那寶玉的情性，只願人常聚不散。花常開不謝，及到筵散花謝，雖有萬種悲傷，也就沒奈何了。因此，今日之筵，大家無興散了。黛玉還不知怎麼着，倒是寶玉心中悶悶不樂，回至房中，長吁短歎，偏偏晴雯上來換衣裳，不防又把扇子失了手，掉在地下，將骨子跌折。寶玉因歎道：「蠢才蠢才，將來怎麼樣！明日你自己當家立業，難道也是這麼顧前不顧後的？」晴雯冷笑道：「二爺近來氣大的很，行動就給臉子瞧。前兒連襲人都打了，今兒又來尋我的不是，要踢要打，憑爺去。就是跌了扇子，也算不得什麼大事。先時候兒，什麼玻璃缸、瑪瑙碗，不知弄壞了多少，也沒見個大氣兒。這會子，一把扇子，就這麼着，何苦來呢？」

我們就打發了我們再挑好的使，好難好散的，倒不好。寶玉聽了這些話，氣的渾身亂戰，因說道：「你不用忙，將來橫豎有散的日子。」襲人在那邊早已聽見，忙趕過來向寶玉道：「好好兒的，又怎麼了？可是我說的一時我不到，就有事故兒。晴雯聽了，冷笑了。姐姐既會說，就該早來呀，省了我們惹的生氣。自古以來，就只是你一個人會伏侍，我們原不會伏侍，因為你伏侍的好，為什麼昨兒纔挨窩心腳啊？我們不會伏侍的，明日還不知犯什麼罪呢。」襲人聽了這話，又是惱，又是愧，待要說幾句話，又見寶玉已經氣的黃了臉，少不得自己忍了性子，道：「好妹妹，你出去逛逛兒，原是我們的不是，晴雯聽他說我們兩字，自然是他和寶玉了，不覺又添了醋意，冷笑幾聲道：『我倒不知道你們是誰，別教我替你們害臊了。你們鬼鬼祟祟幹的那些事，也瞞不過我去。不是我說正經，明公正道的，連個姑娘還沒撻上去呢，也不過和我是那裏就稱起我們來了。』襲人羞得臉紫漲起來，想想原是自己把話說錯了。寶玉一面說道：「你們氣不忿我明日偏抬舉他。」襲人忙拉了寶玉的手道：「他一個糊塗人，你和他分證什麼？況且你素日又是有人擔待的，比這大的，過去了多少。今日是怎麼了？」晴雯冷笑道：「我原是糊塗人，那裏配和我說話？我不過奴才罷咧。」襲人聽說道：「姑娘到底是和我拌嘴，是和二爺拌嘴呢？要是心裏惱我，你只和我說，不犯着當着二爺吵。要是惱二爺，不該這麼吵的。萬人知道，我纔也不過爲了事進來勸開了。」大家保重，姑娘倒尋上我的晦氣，又不像是惱我，又不像是惱二爺，我也大了，打發你出去，可好不好？」晴雯聽了這話，不覺越傷起心來，含淚說道：「我為什麼出去？要嫌我，變着法兒打發我去，也不能要的。寶玉道：『我何曾經過這樣吵鬧，一定是你要出去了。不如回太太打發你去罷。』說着，站起來就要走。襲人忙回身攔住，笑道：『往那裏去？』寶玉道：『回太太去。』襲人笑道：『好沒意思，認真的去回，你也不怕臊了他。就是他認真要去，也等把這氣下去了，等無事中說話兒回了太太，也不過這會子急急的當一件正經事去回，豈不叫太太犯疑？』寶玉道：『太太必不犯疑。我只明說是他鬧着要去的。』晴雯哭道：『我多早晚鬧着要去了？』嬌生了氣，還拿話壓派我，只管去回我一頭撞死了，也不出這門兒。」寶玉道：「這又奇了，你又不回去，你又只管鬧。我經不起這麼吵，不如去了，倒乾淨說着。」一定要去回襲人，見攔不住，只得跪下了。碧痕、秋紋、麝月等衆了，見吵鬧的利害，都鴉雀無聞的在外頭聽消息。這會子聽見襲人跪下，央求，便一齊進來，都跪下了。寶玉忙把襲人拉起來，歎了一聲，在牀上坐下，叫衆人一起去。向襲人道：「叫我怎麼樣纔好？這個心便碎了，也沒人知道，說着，不覺滴下淚來。襲人見寶玉流下淚來，自己也就哭了。晴雯在旁哭着，方欲說話，只見黛玉進來，晴雯便出去了。黛玉笑道：「大節下，怎麼好好兒的哭起來了？難道是爲爭粽子吃爭惱了不成？」寶玉和襲人都撲嗤的一笑。黛玉道：「二哥哥，你不告訴我，我不問就知道了一面說，一面拍着襲人的肩膀，笑道：『好嫂子，你告訴我，必定是你們兩口兒拌了嘴了。』告訴妹妹，替你們和息和息。」

襲人推他道：「姑娘，你鬧什麼？我們一個丫頭，姑娘只是混說。」黛玉笑道：「你說你是丫頭，我只當你當嫂子，待寶玉道：『你何苦來替他招罵呢？』」這話聽着，還有人說閒話，還攔得住你來說這些個。襲人笑道：「姑娘，你不知道我的心，除非一口氣不來，死了倒也罷了。」黛玉笑道：「你死了，別人不知怎麼樣，我先就哭死了。」寶玉笑道：「你死了，我做和尚去。」襲人道：「你老實些兒罷，何苦還混說？」黛玉將兩個指頭一伸，抵着嘴兒笑，道：「做了兩個和尚了。」我從今以後都記着你做和尚的遭數兒。」寶玉聽了，知道是點他前日的話，自己一笑，也就罷了。一時，黛玉去了，就有人來說：「薛大爺請寶玉只得去了。」原來是吃酒，不能推辭，只得盡席而散。晚間回來，已帶了幾分酒，踉蹌來至自己院內，只見院中早把乘涼的枕榻設下，榻上有個人睡着。寶玉只當是襲人，一面在榻沿上坐下，一面推他，問道：「疼的好些了。」只見那人翻身起來，說：「何苦來又招我？」寶玉一看，原來不是襲人，卻是晴雯。寶玉將他一拉，拉在身旁坐下，笑道：「你的性子越發慣嬌了，早起就是跌了扇子，我不過說了那麼兩句，你就說上那些話，你說我也罷了，襲人好意勸你，又刮拉上他，你自己想想，該不該？」晴雯道：「怪熱的，拉拉扯扯的做什麼？」叫人看見，什麼樣兒呢？我這個身子本不配在這裏。」寶玉笑道：「你既知道不配，為什麼躺着呢？」晴雯沒的說，嗤的又笑了，說道：「你不來使的，你來了就不配了，起來，讓我洗澡去。」襲人麝月都洗了，我叫他們來。」寶玉笑道：「我纔又喝了好些酒，還得洗洗，你既沒洗，拿水來。」僮們兩個洗，晴雯搖手笑道：「罷罷，我不敢惹爺，還記得碧痕打發你洗澡啊，足有兩三個時辰，也不知道做什麼呢？我們也不好進去，後來洗完了，進去瞧瞧，地下的水淹着牀腿子，連蓆子上都汪着水，也不知是怎麼洗的。」笑了幾天，我也沒工夫收拾水，你也不則和我一塊兒洗，今兒也涼快，我也不洗了。」我倒是舀一盆水來，你洗洗臉，篦篦頭，纔驚着送了好些菓子來，都湃在那水晶缸裏呢，叫他們打發你吃，不好嗎？」寶玉笑道：「既這麼着，你不洗就洗洗手，給我拿菓子來吃罷。」晴雯笑道：「可是說的，我一個蠢才，連扇子還跌折了，那裏還配打發吃菓子呢？倘或再砸了盤子，更了不得了。」寶玉笑道：「你愛砸就砸，這些東西原不過是供人所用，你愛這樣，我愛那樣，各自性情，比如那扇子原是搨的，你要撕着頑兒，也可以使得，只是別生氣，時拿他出氣，就如杯盤，原是盛東西的，你歡喜聽那一聲響，就故意砸了，也是使得的，只別在氣頭兒上，拿他出氣，這就是愛物了。」晴雯聽了，笑道：「既這麼說，你就拿扇子來我撕。」我最喜歡聽撕的聲音。」寶玉聽了，便笑着遞給他，晴雯果然接過來，嗤的一聲，撕了兩半，接着又聽嗤嗤幾聲。寶玉在旁笑着說：「撕的好，再撕響些。」正說着，只見麝月走過來，瞪了一眼，說道：「少作點孽兒罷。」寶玉趕上來，一把將他手裏的扇子也奪了，遞給晴雯。晴雯接了，也撕作幾半子，二人都大笑起來。麝月道：「這是怎麼說？拿我的東西開心兒？」寶玉笑道：「你打開扇子匣子揀去，什麼好東西？」麝月道：「既這麼說，就把扇子搬出來，讓他儘力撕，不好嗎？」寶玉笑道：「你就搬去。」麝月道：「我可不造這樣孽，他沒折了手，叫他自己搬去。」晴雯笑着，便倚在牀上，說道：「我也乏了，明兒再撕罷。」寶玉笑道：「古人云：『千金難買一笑。』幾把扇子，能

值幾何。一面說，一面叫襲人、襲人纔換了衣服，走出來。小丫頭佳蕙過來拾去破扇。大家藥涼不消細說。至次日午間，王夫人、寶釵、黛玉、鳳姐正在寶母房中坐着，有人回道：「大姑娘來了。」一時，果見史湘雲帶領衆多了，媳婦們走進院來。寶釵、黛玉等忙迎至階下相見。青年姐妹，經月不見，一旦相逢，自然是親密的。一時，進入房中，請安問好，都見過了。寶母因說：「天熱，把外頭的衣服脫脫罷。」湘雲忙起身寬衣。王夫人因笑道：「也沒見，穿上這些做什麼。」湘雲笑道：「都是二嬸娘叫穿的，誰願意穿這些？」寶釵一旁笑道：「姨媽不知道，他穿衣裳還更愛穿別人的。」可記得舊年三四月裏，他在這裏住着，把寶兄弟的袍子穿上，靴子也穿上，帶子也繫上，猛一瞧，活脫兒就像是寶兄弟，就是多兩個耳墜子。他站在那椅子後頭，哄的老太太只是叫「寶玉，你過來，仔細那上頭掛的燈穗子，招下灰來迷了眼。」他只是笑，也不過去。後來大家忍不住笑了。老太太纔笑了，還說：「作扮小子樣兒，更好看了。」黛玉道：「這算什麼？惟有前年正月裏接了他來，住了兩日，下起雪來，老太太和舅母那日想是繯拜了影回來，老太太的一個新大紅猩猩氅的斗蓬放在那裏，誰知眼不見，他就披上了；又大又長，他就拿了一條汗巾攔腰繫上，和丫頭們在後院子裏撲雪人兒頑，一跤栽倒了，弄了一身泥，說着大家想起來都笑了。」寶釵笑問那周奶媽道：「周媽，你們姑娘還那麼淘氣不淘氣？」周奶媽也笑了，迎春笑道：「淘氣也罷了，我就嫌他愛說話，也沒見睡在那裏，還是咕咕呱呱笑一陣，說一陣，也不知道是那裏來的那些話。」王夫人道：「只怕如今好了。」前日有人家來看，眼見有婆婆家了，還是那麼着。寶母因問：「今日還是住着，還是家去呢？」周奶媽笑道：「老太太沒有看見衣裳都帶了來了，可不住兩天。」湘雲問寶釵道：「寶哥哥不在家麼？」寶釵笑道：「他再不想別人，只想寶兄弟，兩個人好頑笑，這可見還沒改了淘氣。」寶母道：「如今你們大了，別提小名兒了。」剛說着，只見寶玉來了，笑道：「雲妹妹來了，怎麼前日打發人接你去不來？」王夫人道：「這裏老太太纔說這一個，他又來提名道姓的了。」黛玉道：「你哥哥有好東西等着給你呢。」湘雲道：「什麼好東西？」寶玉笑道：「你信他，幾日不見，越發高了。」湘雲笑道：「襲人姐姐好。」寶玉道：「好多謝你想着。」湘雲道：「我給他帶了好東西來了，說着拿出絹子來，挽着一個疙瘩，寶玉道：「又是什麼好物件呢？」你倒不如把前日送來的那條紋石的戒指兒帶兩個給他。」湘雲笑道：「這是什麼？說着便打開，衆人看時，果然是上次送來的那條紋戒指，一包四個。」黛玉笑道：「你們瞧瞧他這個人，前日一般的打發人給我們送來，你就把他的也帶了來，豈不省事？」今日巴巴兒的自己帶了來，我打諢又是什麼新奇東西呢？」原來還是他，真真你是個糊塗人。」湘雲笑道：「你纔糊塗呢，我把這理說出來，大家評評。」誰糊塗，給你們送東西，就是使來的人不用說話，拿進來一看，自然就知道是送姑娘們的，要帶了他們的來，須得我告訴來人，這是那一個女孩兒的，是那一個女孩兒的，那使來的人明白還好，再糊塗些，他們的名字多了，記不清楚，混鬧胡說的，反倒連你們的都攪混了。要是打發個女人來還好，偏前日又打發小子來，可怎麼說女孩兒們的名字呢？還是我來給他們帶了來，豈不清白？說

着把戒指放下，說道：「人姐姐一個，鶯鶯姐姐一個，金釧兒姐姐一個，平兒姐姐一個，這倒是四個人的，難道小子們也記得這麼清楚？」衆人聽了都笑道：「果然明白。」寶玉笑道：「還是這麼會說話，不讓人。」黛玉聽了，冷笑道：「他不會說話，就配帶金麒麟了。」一面說着，便起身走了。幸而諸人都不會聽見。只有寶釵抿嘴一笑。寶玉聽見了，倒自己後悔，又說錯了話，忽見寶釵一笑，由不得也一笑。寶釵見寶玉笑了，忙起身走開，找了黛玉說笑去了。賈母因向湘雲道：「喝了茶歇歇兒，瞧瞧你嫂子們去罷。」園裏也涼快，和你姐姐們去逛逛。」湘雲答應了。因將三個戒指兒包上，歇了歇，便起身要瞧鳳姐等去。衆奶娘丫頭跟着到了鳳姐那裏，說笑了一回出來，便往大觀園來。見過了李紈，少坐片時，便往怡紅院來找襲人。因回頭說道：「你們不必跟着，只管聽你們的親戚去。」留下縷兒伏侍就是了。衆人們家池子裏的一樣，也是樓子花兒。湘雲道：「他們這個還不及我們的。」翠縷道：「他們那邊有顆石榴，接連四五枝，真是應了，自去尋姑舅嫂，單剩下湘雲翠縷兩個。」翠縷道：「這荷花怎麼還不開？」湘雲道：「時候兒還沒到呢。」翠縷道：「這也和舊樓子上的樓子，這也難爲他長。」湘雲道：「花草也是和人一樣，氣脈充足，長的就好。」翠縷把臉一扭，說道：「我不信這話，要說和人一樣，我怎麼沒見過頭上又長出一個頭來的人呢？」湘雲聽了，由不得一笑，說道：「我說你不用說話，你偏愛說這叫人怎麼答言呢？」天地間都賦陰陽二氣所生，或正或邪，或奇或怪，千變萬化，都是陰陽順逆，就是一生出來，人人罕見的。究竟道理還是一樣。」翠縷道：「這麼說起來，從古至今，開天闢地，都是些陰陽了。」湘雲笑道：「糊塗東西，越說越放屁。什麼都是些陰陽，況且陰陽兩個字還只是一個字，陽盡了就是陰，陰盡了就是陽，不是陰盡了又有一個陽生出來，陽盡了又有一個陰生出來。」翠縷道：「這糊塗死我了。什麼是個陰陽？沒影沒形的，我只問姑娘這陰陽是怎麼個樣兒？」湘雲道：「這陰陽不過是個氣罷了，器物賦了，纔成形質。譬如天是陽，地就是陰，水是陰，火就是陽，日是陽，月就是陰。」翠縷聽了，笑道：「是了是了。我今兒可明白了。怪道人都管着日頭叫太陽呢，算命的管着月亮叫什麼太陰星，就是這個理了。」湘雲笑道：「阿彌陀佛，剛剛兒的明白了。」翠縷道：「這些東西有陰陽也罷了，難道那些蚊子、蛇、蚤、蠅蟲兒、花兒、草兒、瓦片兒、磚頭兒，也有陰陽不成？」湘雲道：「怎麼沒有呢？比如那一個樹葉兒，還分陰陽呢。向上朝陽的就是陽，背陽下的就是陰了。」翠縷聽了，點頭笑道：「原來這麼着，我可明白了。只是俗們這手裏的扇子，怎麼是陰？怎麼是陽呢？」湘雲道：「這邊正面就爲陽，那反面就爲陰。」翠縷又點頭笑了，還要拿幾件東西要問，因想不起什麼來，猛低頭看見湘雲宮幃上的金麒麟，便提起來，笑道：「姑娘，這個難道也有陰陽？」湘雲道：「走獸飛禽，雄爲陽，雌爲陰，牡爲陽，牝爲陰，怎麼沒有呢？」翠縷道：「這是公的，還是母的呢？」湘雲啞道：「什麼公的母的？」又胡說一通，縷道：「這也罷了，怎麼東西都有陰陽？」他們人倒沒有陰陽呢？」湘雲沉了臉，說道：「下流東西，好生走罷。」越問越說出好的來了。」翠縷道：「這有什麼不告訴我的呢？我也知道了，不用難我。」湘雲撲嗤的笑着，你知道什麼？」翠縷道：「姑娘是陽，我就是陰。」湘雲拿着絹子掩着嘴笑起來。」

道說的是了，就笑的這麼樣。湘雲道：「很是，很是。」翠縷道：「人家說主子爲陽奴才爲陰，我連這個大道理也不懂得。」湘雲笑道：「你很懂得。」正說着，只見薔薇架下金晃晃的一件東西，湘雲指着問道：「你看那是什麼？」翠縷聽了，忙趕去拾起來，看着笑道：「可分出陰陽來了。」說着，先拿湘雲的麒麟瞧。湘雲要把揀的瞧瞧，翠縷只管不放手，笑道：「是件寶貝。」姑娘瞧不得，這是從那裏來的，好奇怪。我只從來在這裏沒見人有這個。湘雲道：「拿來我瞧瞧。」翠縷將手一撒，笑道：「姑娘請看。」湘雲舉目一看，卻是文彩輝煌的一個金麒麟，比自己佩的又大，又有文彩。湘雲伸手擎在掌上，心裏不知怎麼一動，似有所感，忽見寶玉從那裏來了，笑道：「你在這日頭底下做什麼呢？怎麼不找襲人去呢？」湘雲連忙將那個麒麟藏起，道：「正要去的呢。」俗們一處走，說着，大家進了怡紅院來。襲人正在階下倚檻迎風，忽見湘雲來了，連忙迎下來，攜手笑說：「一向別情。」一面進來讓坐。寶玉因問道：「你該早來，我得了一件好東西，專等你呢。」說着，一面在身上掏了半天，噙嚙了一聲，便問襲人：「那個東西你收起來了麼？」襲人道：「什麼東西？」寶玉道：「前日得的麒麟。」襲人道：「你天天帶在身上的，怎麼問我？」寶玉聽了，將手一拍，說道：「這可丟了，往那裏找去？」就要起身自己尋去。湘雲聽了，方知是寶玉遺落的，便笑問道：「你幾時又有個麒麟了？」寶玉道：「前日好容易得的呢，不知多早晚丟了，我也糊塗了。」湘雲笑道：「幸而是個頑的東西，還是這麼慌張。」說着，將手一撒，笑道：「你瞧瞧，是這個不是？」寶玉一見，由不得歡喜非常，要知後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二回 訴肺腑心迷活寶玉 含恥辱情烈死金釧

話說寶玉見那麒麟，心中甚是歡喜，便伸手來拿，笑道：「虧你揀着了，你是怎麼拾着的？」湘雲笑道：「幸而是這個，明日倘或把印也丟了，難道也就罷了不成？」寶玉笑道：「倒是丟了印平常，若丟了這個，我就該死了。」襲人倒了茶來，與湘雲喫，一面笑道：「大姑娘，我前日聽你大喜呀，湘雲紅了臉，扭過頭去喫茶，一聲也不答應。」襲人笑道：「這會子又害臊了，你還記得那幾年，俗們在西邊暖閣上住着，晚上你和我說的話，那會子，不害臊，這會子怎麼又臊了？」湘雲的臉越發紅了，勉強笑道：「你還說呢，那會子俗們那麼好，後來我們太太沒了，我家去住了一程子，怎麼就把你配給了他？我來了，你就不那麼待我了？」襲人也紅了臉，笑道：「罷咧，先頭裏姐姐長，姐姐短，哄着我替你梳頭洗臉，做這個，弄那個，如今拿出小姐款兒來了，你既拿款，我敢親近嗎？」湘雲道：「阿彌陀佛，冤枉，冤枉，我要這麼着，就立刻死了。」你瞧瞧，這麼大熱天，我來了，必定先瞧瞧你，你不信，問纓兒，我在家的時候，那刻，那一回不想念你幾句？」襲人和寶玉聽了，都笑勸道：「說頑話兒，你又認真了，還是這麼性兒。」湘雲道：「你不說你的話，咽人，倒說人性急。」一面說，一面打開絹子，將戒指遞與襲人，襲人感謝不盡，因笑道：「你前日送你姐姐們的，我已

經得了。今日你親自又送來，可見是沒忘了我，就爲這個試出你來了。戒指兒能值多少，可見你的心真。史湘雲道：是誰給你的？襲人道：是寶姑娘給我的。湘雲嘆道：我只當林姐姐送你的，原來是寶姐姐給了你。我天天在家裏想着這些姐姐們，再沒一個比寶姐姐好的。可惜我們不是一個娘養的，我但凡有這麼個親姐姐，就是沒了父母，也沒妨礙的。說着，眼圈兒就紅了。寶玉道：罷罷罷，不用提起這個話了。史湘雲道：提這個便怎麼？我知道你的心病，恐怕你的林妹妹聽見，又嗔我讚了寶姐姐了。可是爲這個不是？襲人在旁嗤的一笑，說道：雲姑娘，你如今大了，越發心直嘴快了。寶玉笑道：我說你們這幾個人難說話，果然不錯。史湘雲道：好哥哥，你不必說話，叫我惡心，只會在我跟前說話，見了你林妹妹，又不知怎麼好了。襲人道：且別說頑話，正有一件事要求你呢。史湘雲便問：什麼事？襲人道：有二雙鞋，搗了墊心子，我這兩日身上不好，不得做，你可有工夫替我做做？史湘雲道：這又奇了，你家放着這些巧人，不算，還有什麼針線上的，裁剪上的，怎麼叫我做起來？你的活計，叫人做，誰好意思不做呢？襲人笑道：你又糊塗了，你難道不知道，我們這屋裏的針線，是不要那些針線上的，人做的。史湘雲聽了，便知是寶玉的鞋，因笑道：既這麼說，我就替你做做罷，只是一件，你的我纔做，別人的我可不能。襲人笑道：又來了，我是個什麼兒，就敢煩你做鞋了？實告訴你，可不是我的，你別管是誰的，橫豎我領情就是了。史湘雲道：論理，你的東西，也不知煩我做了多少。今日我倒不做的原故，你必定也知道。襲人道：我倒也不知道。史湘雲冷笑道：前日我聽見把我做的扇套兒，拿着和人家比，賭氣又鉸了我早就聽見了，你還瞞我，這會子又叫我做，我成了你們奴才了。寶玉忙笑道：前日的那個本不知是你做的，襲人也笑道：他本不知是你做的，是我哄他的話，說是新近外頭有個會做活的，扎的絕出奇的好花兒，叫他們拿了一個扇套兒試試，看好不好，他就信了，拿出去給這個瞧，那個看的，不知怎麼又惹惱了那一位，鉸了兩段，回來他還叫趕着做去。我纔說了是你做的，他後悔的什麼似的。史湘雲道：這越發奇了。林姑娘也犯不上生氣，他既會剪，就叫他做。襲人道：他不可做呢。饒這麼着，老太太還怕他勞碌着了，大夫又說好生靜養纔好，誰還肯煩他做呢？舊年好一年的工夫，做了個香袋兒，今年半年還沒見拿針線呢。正說着，有人來回說：興隆街的大爺來了。老爺叫二爺出去會。寶玉聽了，便知賈雨村來了，心中好不自在。襲人忙去拿衣服。寶玉一面登着靴子，一面抱怨道：有老爺和他坐着就罷了，回回定要見我。史湘雲一邊搖着扇子，笑道：自然你能迎賓接客，老爺纔叫你出去呢。寶玉道：那裏是老爺，都是他自己要請我見的。湘雲笑道：主雅客來勤，自然你有些警動他的好處，他纔要會你。寶玉道：罷罷，我也不過俗中又俗的一個俗人罷了，並不願和這些人來往。湘雲笑道：還是這個性兒，改不了。如今大了，你就不願意去考舉人進士的，也該常會會這些爲官作宦的，談講談講那些仕途經濟，也好將來應酬事務。日後也有個正經朋友，讓你成年家只在我們隊裏攪的出些什麼來。寶玉聽了，大覺逆耳，便道：姑娘請別的屋裏坐坐罷。我這裏仔細腦膜。

了你這樣知經濟的人。襲人連忙解說道：姑娘快別說他。上回也是寶姑娘說過一回。他也不管人臉上過不去。咳了一聲。拿起腳來就走了。寶姑娘的話也沒說完。見他走了。登時羞的臉通紅。說不是。不說又不是。幸而是寶姑娘。那要是林姑娘。不知又鬧的怎麼樣。哭的怎麼樣呢。提起這些話來。寶姑娘叫入敬重。自己過了一會子去了。我倒過不去。只當他惱了。誰知過後還是照舊一樣。真真是有涵養。心地寬大的。誰知道這一位。反倒和他生分了。那林姑娘見他賭氣不理。他後來不知賠多少不是呢。寶玉道：林姑娘從來說過這些混帳話嗎。要是他也說過這些混帳話。我早和他生分了。襲人和湘雲都點頭笑道：這原是混帳話。原來黛玉知道史湘雲在這裏。寶玉一定又趕來說麒麟的原故。因心下忖度着。近日寶玉弄來的外傳野史。多半才子佳人。都因小巧玩物上撮合。或有鶯鶯。或有鳳凰。或玉環金佩。或鮫帕鸞絳。皆由小物。而遂終身之願。今忽見寶玉也有麒麟。便恐借此生隙。同湘雲也做出那些風流往事來。因而悄悄走來。見機行事。以察二人之意。不想剛走進來。正聽見湘雲說經濟一事。寶玉又說林妹妹不說這些混帳話。要說這話。我也和他生分了。黛玉聽了這話。不覺又喜又驚。又悲又嘆。所喜者。果然自己眼力不錯。素日認他是個知己。果然是個知己。所驚者。他在人前一片私心。稱揚於我。其親熱厚密。竟不避嫌疑。所嘆者。你既為我的知己。自然我亦可為你的知己。你既為知己。又何必有金玉之論呢。既有金玉之論。也該你我有之。又何必來一寶釵呢。所悲者。父母早逝。雖有銘心刻骨之言。無人為我主張。況近日每覺神思恍惚。病已漸成。醫者更云。氣弱血虧。恐致勞怯之症。我雖為你的知己。但恐不能久待。你縱為我的知己。奈我薄命何。想到此間。不禁淚又下來。待要進去相見。自覺無味。便一面拭淚。一面抽身回去了。這裏寶玉忙忙的穿了衣裳出來。忽見黛玉在前面慢慢的走着。似乎有拭淚之狀。便忙趕着上來。笑道：妹妹往那裏去。怎麼又哭了。又是誰得罪了你了。黛玉回頭見是寶玉。便勉強笑道：好好的。我何曾哭來。寶玉笑道：你瞧瞧。眼睛上的淚珠兒沒乾。還撒謊呢。一面說。一面禁不住抬起手來。替他拭淚。黛玉忙向後退了幾步。說道：你又要死了。又這麼動手動腳的。寶玉笑道：說話忘了情。不覺的動了手。也就顧不得死活。黛玉道：死了倒不值什麼。只是丟下了什麼金。又是什麼麒麟。可怎麼好呢。一句話又把寶玉說急了。趕上來問道：你還說這些話。到底是呢。我還是氣我呢。黛玉見問。方想起前日的事來。遂自悔這話又說造次了。忙笑道：你別着急。我原說錯了。這有什麼要緊。筋都擰起來急的一臉汗。一面說。一面也近前伸手替他拭面上的汗。寶玉瞅了半天。方說道：你放放心心。黛玉聽了。怔了半天。說道：我有什麼不放心的。我不明白你這個話。你倒說說。怎麼放放心不放心的。寶玉嘆了一口氣。問道：你果然不明白這話。難道我素日在你身上的心。都用錯了。連你的意思。若體貼不着。就難怪你天天為我生氣了。黛玉道：我真不明白。放心不放心的話。寶玉點頭歎道：好妹妹。你別哄我。你真不明白這話。不但我素日白用了心。且連你素日待我的心。也都辜負了。你皆因都是不放心的原故。纔弄了一身的病了。但凡寬

慰些這病也不得一日重似一日了。黛玉聽了這話，如霹靂掣電，細細思之，竟比自己肺腑中掏出來的，還覺懇切。竟有萬句言語，滿心要說，只是半個字也不能吐出。只管怔怔的瞅着他。此時寶玉心中也有萬句言詞，不知一時從那一句說起，卻也怔怔的瞅着黛玉。兩個人怔了半天，黛玉只咳了一聲，眼中淚直流下來。回身便走。寶玉忙上前拉住道：「好妹妹，且略站住。我說一句話再走。」黛玉一面拭淚，一面將手推開，說道：「有什麼可說的？你的話，我都知道了。口裏說着，卻頭也不回，竟去了。」寶玉望着只管發起呆來，原來方纔出來忙了，不曾帶得扇子。黛玉怕他熱，忙拿了扇子趕來送給他。猛抬頭看見黛玉和他站着一時，黛玉走了，他還站着不動，因而趕上來說道：「你也不帶了扇子去，虧了我看見，趕着送來。」寶玉正出了神，見襲人和他說話，並未看出是誰，只管呆着臉，說道：「好妹妹，我的這個心，從來也不敢說。今日膽大說出來，就是死了也是甘心的。我爲你，也弄了一身的病，又不敢告訴人，只好捱着。等你的病好了，只怕我的病纔得好呢。睡夢裏也忘不了你。」襲人聽了，驚疑不止，又是怕，又是急，又是臊，連忙推他道：「這是那裏的話？你是怎麼着了？還不快去嗎？」寶玉一時醒過來，方知是襲人，雖然羞的滿面紫漲，却仍是默默的，接了扇子，一句話也沒有，竟自走去。這裏襲人見他去後，想他方纔之言，必是因黛玉而起。如此看來，倒怕將來難免不才之事，令人可驚可畏，卻是如何處治？方能免此醜禍？想到此間，也不覺呆呆的發起怔來。誰知寶釵恰從那裏走來，笑道：「大毒日頭地下，出什麼神呢？」襲人見問，忙笑說道：「我纔見兩個雀兒打架，倒很有個頑意兒，就看了。」寶釵道：「寶兄弟纔穿了衣服，忙忙的那裏去了？我要叫住問他呢，只是他慌慌張張的走過去，竟像沒理會我的，所以沒問。」襲人道：「老爺叫他出去的。」寶釵聽了，忙說道：「噯，這麼太熱的天，叫他做什麼？別是想起什麼來，生了氣，叫他出去教訓一場罷。」襲人笑道：「不是這個想，必有客要會。」寶釵笑道：「這個客也沒意思，這麼熱天，不在家裏涼快，跑什麼？」襲人笑道：「你可說罷。」寶釵因問：「雲丫頭在你們家做什麼呢？」襲人笑道：「纔說了會子閒話兒，又瞧了會子我前日黏的鞋幫子，明日還求他做去呢。」寶釵聽見這話，便兩邊回頭看無人來往，笑道：「你這麼個明白人，怎麼一時半刻的就不會體諒人？我近來看著雲姑娘的神情，風裏言，風裏語的聽起來，在家裏一點兒做不得主，他們家嫌費用大，竟不用那些針線上的。人差不多兒的東西，都是他們娘兒們動手，爲什麼這幾次他來了，他和我說話兒，見沒人在眼前，他就說家裏裏的慌，我再問他兩句家常過日子的話，他就連眼兒都紅了，嘴裏含含糊糊，待說不說的，看他的形景兒，自然從小兒沒了父母是苦的，我看見他也不覺的傷起心來。」襲人見說這話，將手一拍，道：「是了，是了，怪道上月我求他打十根蝴蝶兒結子，過了那些日子，纔打發人送來，還說這是粗打的，且在別處將就使罷，要勻淨的，等明日來住着，再好生打。」如今聽姑娘這話，想來我們少他，他不好推辭，不知他在家裏怎麼三更半夜的做呢？可是我也糊塗了，早知道是這麼着，我也不該求他。」寶釵道：「上次他告訴我說，在家裏做活做到三更天，要是替別人做一點半點兒，那

些奶奶太太們還不受用呢。襲人道：「偏我們那個牛心的小爺，憑着小的大的活計，一概不要家裏這些活計上的人做，我又弄不開這些。寶釵笑道：「你理他呢？只管叫人做去就是了。」襲人道：「那裏哄的過他，他纔是認得出來呢。說不得我只好慢慢的累去罷了。」寶釵笑道：「你不必忙，我替你做些就是了。」襲人笑道：「當真的，這可就是我的造化，晚上我親自過來，一句話未了，忽見一個老婆子忙忙走來，說道：『這是那裏說起？金釧兒姑娘好好兒的投井死了。』」襲人聽得嚇了一跳，忙問：「那個金釧兒？那老婆子道：『那裏還有兩個金釧兒呢？就是太太屋裏的前日不知爲什麼搯出去，在家裏哭天抹淚的，也都不理會他。誰知找不着他，纔有打水的人說：『那東南角上井裏打水，見一個屍首，趕着叫人打撈起來，誰知是他。』他們還只管亂着要救，那裏中用了呢？」寶釵道：「這也奇了。」襲人聽說，點頭讚歎，想素日同氣之情，不覺流下淚來。寶釵聽見這話，忙向王夫人處來。這裏襲人自回去了。寶釵來至王夫人房裏，只見鴉雀無聞，獨有王夫人在裏間房內坐着垂淚。寶釵便不好提這事，只得一旁坐下。王夫人便問：「你打那裏來？」寶釵道：「打園裏來。」王夫人道：「你打園裏來，可曾見你寶兄弟？」寶釵道：「纔倒看見他了，穿着衣裳出去了，不知那裏去。」王夫人點頭歎道：「你可知道一件奇事？」金釧兒忽然投井死了。寶釵見說道：「怎麼好好兒的投井？這也奇了。」王夫人道：「原是我前日他把我一件東西弄壞了，我一時生氣，打了他兩下子，撻了下去。我只說氣他幾天，還叫他上來，誰知他這麼氣性大，就投井死了。豈不是我的罪過？」寶釵笑道：「姨娘是慈善人，固然是這麼想。據我看來，他並不是賭氣投井，多半他下去住着，或是在井旁邊兒頑，失了腳掉下去的。他在上頭拘束慣了，這一出去，自然要到各處去頑頑逛逛兒，豈有這樣大氣的理？縱然有這樣大氣，也不過是個糊塗人，也不爲可惜。」王夫人點頭歎道：「雖然如此，到底我心裏不安。」寶釵笑道：「姨娘也不勞關心，十分過不去，不過多賞他幾兩銀子發送他，也就盡了主僕之情了。」王夫人道：「剛纔我賞了五十兩銀子給他媽，原要還把你姐妹們的新衣裳給他兩件妝裹，誰知可巧都沒有什麼新做的衣裳，只有你林妹妹生日的兩套。我想你林妹妹那個孩子，素日是個有心的，況且他也三災八難的，既說了給他作生日，這會子又給人妝裹，豈不忌諱？因這麼着，我纔現叫裁縫趕着做一套給他，要是別的了，頭賞他幾兩銀子也就完了。」金釧兒雖然是一個頭，素日在我跟前，比我的女孩兒差不多兒，口裏說着，不覺流下淚來。寶釵忙道：「姨娘這會子何用叫裁縫趕去？我前日倒做了兩套，拿來給他，豈不省事？況且他活的時候兒，也穿過我的舊衣裳，身量也相對。」王夫人道：「雖然這樣，難道你不忌諱？」寶釵笑道：「姨娘放心，我從來不計較這些。」一面說，一面起身就走。王夫人忙叫了兩個人跟寶釵去。一時寶釵取了衣服回來，只見寶玉在王夫人旁邊坐着垂淚。王夫人正纔說他，因見寶釵來了，就掩住口，不說了。寶釵見此景況，察言觀色，早知覺了七八分，於是將衣服交與王夫人。王夫人便將金釧兒的母親叫來，拿了去了。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三回 手足眈眈小動唇舌 不肖種種大受笞撻

卻說王夫人喚上金釧兒的母親來，拿了幾件簪環，當面賞了。又吩咐請幾箇僧人念經超度他。金釧兒的母親磕了頭謝了出去。原來寶玉會過雨村回去，聽見了金釧兒含羞自盡，心中早已五內摧傷。進來又被王夫人數說教訓了一番，也無可回說。看見寶釵進來，方得便走出，茫然不知何往。背着手，低着頭，一面感歎，一面慢慢的信步走至廳上，剛轉過屏門，不想對面來了一人，正往裏走，可巧撞了個滿懷。只聽那人喝一聲站住。寶玉嚇了一跳，抬頭看時，不是別人，卻是他父親。早不覺倒抽了一口涼氣，只得垂手一旁站着。賈政道：「好端端的，你垂頭喪氣的，什麼方纔雨村來了？要見你，那半天纔出來，既出來了，全無一點慷慨揮灑的談吐，仍是委委瑣瑣的。我看你臉上一團私慾愁悶氣色，這會子又噁聲歎氣，你那些還不足，還不自在，無故這樣，是什麼緣故？」寶玉素日雖然口角伶俐，此時一心卻爲金釧兒感傷，恨不得也身亡命殞。如今見他父親說這些話，究竟不會聽明白了，只是怔怔的站着。賈政見他惶悚，應對不似往日，原本無氣的，這一來倒生了三分氣。方欲說話，忽有門上人來回：「忠順親王府裏有人來，要見老爺。」賈政聽了，心下疑惑，暗暗思忖道：「素日並不與忠順府來往，爲什麼今日打發人來？」一面想，一面命快請廳上坐。急忙進內更衣出來接見時，卻是忠順府長府官。一面彼此見了禮，歸坐獻茶。朱及敍談，那長府官先就說道：「下官此來，並非擅造潭府，皆因奉命而來。有一件事相求，看王爺面上，敢煩老先生做主。不但王爺支情，且連下官輩亦感謝不盡。」賈政聽了這話，摸不着頭腦，忙陪笑起身問道：「大人既奉王命而來，不知有何見諭？」望大人宣明。學生好遵諭承辦。那長府官冷笑道：「也不必承辦，只用老先生一句話就完了。我們府裏有一個做小旦的琪官，一向好好在府，如今竟三五日不見回去，各處去找，又摸不着他的道路，因此各處察訪。這一城內十停人倒有八停人都說他近日和卿玉的那位令郎相與甚厚。下官輩聽了，尊府不比別家，可以擅來索取，因此啓明王爺。王爺亦說：『若是別的戲子呢，一百個也罷了。只是這琪官隨機應答，謹慎老成，甚合我老人家的家境。斷斷少不得此人。』故此求老先生轉致令郎，請將琪官放回。一則可慰王爺諄諄奉懇之意，二則下官輩也可免操勞求覓之苦。」說畢，忙打一躬。賈政聽了這話，又驚又氣，即命喚寶玉出。寶玉也不知是何原故，忙忙趕來。賈政便問：「該死的奴才，你在家不讀書也罷了，怎麼又做出這些無法無天的事來？那琪官現是忠順主爺駕前承奉的人，你是何等草莽，無故引逗他出來，如今禍及於我。」寶玉聽了，嚇了一跳，忙回道：「實在不知此事。畢竟琪官兩個字，不知爲何物，況更加以引逗二字，說着便哭。賈政未及開口，只見那長府官冷笑道：「公子也不必隱飾，或藏在家，或知其下落，早說出來，我們也少受些辛苦，豈不念公子之德呢？」寶玉連說：「實在不知，恐是訛傳。」也未見得。那長府官冷笑

兩聲說，現有證據，必定當着老太太說出來。公子豈不喫虧？既說不知此人，那紅汗巾子怎得到了公子腰裏？寶玉聽了這話，不覺露了魂魄，目瞪口呆，心下自思：這話他如何知道？他既連這樣機密事都知道了，大約別的瞞不過他，不如打發他去了，免得再說出別的事來。因說道：夫人既知他的底細，如何連他置買房舍這樣大事倒不曉得了？聽得說他如今在東郊離城二十里有個什麼紫檀堡，他在那裏置了幾畝田地，幾間房舍，想是在那裏也未可知。那長府官聽了，笑道：這樣說，一定是在那裏了。我且去找一回，若有了便罷，若沒有，還要來請教，說着，便忙忙的告辭走了。賈政此時氣得目瞪口呆，一面送那官員，一面回頭命寶玉：「不許動，回來有話問你。」一直送那官去了，纔回身時，忽見賈環帶着幾個小廝，一陣亂跑，賈政喝命小廝給我快打。賈環見了他父親，嚇得骨軟筋酥，趕忙低頭站住。賈政便問：「你跑什麼，帶着你的那些人，都不管你，不知往那裏去，由你野馬一般，喝叫，跟上學的人呢？」賈環見他父親甚怒，便乘機說道：「方纔原不會跑，只因從那井邊一過，那井裏淹死了一個丫頭，我看腦袋這麼大，身子這麼粗，泡的實在可怕，所以纔趕着跑過來了。」賈政聽了，驚疑問道：「好端端誰去跳井？我家從無這樣事情，自祖宗以來，皆是寬柔待下，大約我近年於家務疎懈，自然執事人操冠奪之權，致使弄出這暴殄輕生的禍來。若外人知道祖宗的顏面何在？喝命叫賈環，賴大來，小廝們答應了一聲，方欲去叫。賈環忙上前拉住賈政袍襟，貼膝跪下，道：「老爺不用生氣，此事除太太屋裏的人，別人一點也不知道。我聽見我母親說，說到這句，便回頭四顧一看，賈政知其意，將眼色一丟，小廝們明白，都往兩邊後面退去。賈環便悄悄說道：我母親告訴我說，寶玉哥哥前日在太太屋裏拉着太太的丫頭金釧兒強姦不遂，打了一頓，金釧兒便賭氣投井死了。話未說完，把個賈政氣得面如金紙，大叫：「拿寶玉來！」一面說，一面便往書房去。喝命：「今日再有人來勸我，我把這冠帶家私一應就交與他和寶玉過去，我免不得做個罪人。」把這幾根煩惱鬚毛剃去，尋個乾淨去處，自了，也免得上辱先人，下生逆子之罪。衆門客僕從見賈政這個形景，便知又是爲寶玉了。一個個咬指吐舌，連忙退出。賈政喘吁吁直挺挺的坐在椅子上，滿面淚痕，一疊連聲，拿寶玉來，拿大棍，拿繩來，把門都關上，有人傳信到裏頭去，立刻打死。衆小廝們只得齊聲答應着，有幾個來找寶玉，那寶玉聽見賈政吩咐，他不許動，早知凶多吉少，那裏知道賈環又添了許多的話，正在廳上旋轉，怎得個人來往裏頭梢信，偏偏的沒個人來，連焙茗也不知在那裏。正盼望時，只見一個老媽媽出來，寶玉如得了珍寶，便趕上來拉他，說道：「快進去告訴老爺，要打我呢，快去，快去，要緊，要緊。」寶玉一則急了，說話不明白；二則老婆子偏偏又耳聾，不會聽見什麼話，把要緊二字只聽做跳井二字，便笑道：「跳井，讓他跳去，二爺怕什麼？」寶玉見是個蠢子，便着急道：「你出去叫我的，小廝來罷。」那婆子道：「有什麼不了的？尋老爺的完了。」太太又賞了銀子，怎麼不了事呢？寶玉急的手脚正沒抓尋處，只見賈政的小廝走來，逼着他出去了。賈政一見，眼都紅了，也不暇問他在外流蕩優伶，表贈私物，在家荒疏學業，這淫母婢。

只喝命，堵起嘴來，着實打死。小廝們不敢違，只得將寶玉按在凳上，舉起大板，打了十來下。寶玉自知不能討饒，只是嗚嗚的哭。賈政還嫌打的輕，一脚踢開掌板的，自己奪過板子來，很命的又打了十幾下。寶玉生來未經過這樣苦楚，起先覺得打的疼不過，還亂嚷亂哭。後來漸漸氣弱，聲嘶，哽咽不出。衆門客見打的不祥了，趕着上來，懇求奪勸。賈政那裏肯聽，說道：「你們問問他幹的勾當，可饒不可饒。素日皆是你們這些人把他釀壞了，到這步田地，還來勸解，明日釀到他弑父弑君，你們纔不勸不成。」衆人聽言，話不好，知道氣急了，忙亂着，有人進去給信。王夫人聽了，不及去回賈母，便忙穿衣出來，也不顧有人沒人，忙扶了一個丫頭，趕往書房中來，慌得衆門客小廝等避之不及。賈政正要再打，一見王夫人進來，更加火上澆油，那板子越下去的，又很又快。按寶玉的兩個小廝忙鬆手走開。寶玉早已動彈不得了。賈政還欲打時，早被王夫人抱住板子。賈政道：「罷了，罷了，今日必定要氣死我纔罷。」王夫人哭道：「寶玉雖然該打，老爺也要保重，且炎暑天氣，老太太身上又不大好，打死寶玉事小，倘或老太太一時不自在了，豈不事大。賈政冷笑道：「倒休提這話。我養了這不肖的孽障，我已不幸，平昔教訓他一番，又有衆人護持，不如趁今日結果了他的狗命，以絕將來之患。」說着，便要繩來勒死。王夫人連忙抱住哭道：「老爺雖然應當教兒子，也要看夫妻分上。我如今已五十歲的人，只有這個孽障，必定苦苦的以他爲法，我也不敢深勸。今日越發要弄死他，豈不是有意絕我呢？」既要勒死他，索性先勒死我，再勒死他。我們娘兒們不如一同死了。在陰司裏也得個倚靠。」說畢，抱住寶玉，放聲大哭起來。賈政聽了此話，不覺長歎一聲，向椅上坐了，淚如雨下。王夫人抱着寶玉，只見他面白氣弱，底下穿着一條綠紗小衣，一片皆是血漬，禁不住解下汗巾去，由腿看至豚脰，或青或紫，或整或破，竟無一點好處，不覺失聲大哭。起苦命的兒來，因哭出苦命的兒，又想起賈珠來，便叫着賈珠哭道：「若有你活着，便死一百個，我也不管了。」此時裏面的人，聞得王夫人出來，李執鳳姐及迎探姊妹兩個也都出來了。王夫人哭着賈珠的名字，別人還可，惟有李執鳳禁不住也抽抽搭搭的哭起來了。賈政聽了，那淚更似走珠一般滾了下來。正沒開交處，忽聽了丫頭來說：「老太太來了一言未了，只聽窗外頭簾簾的聲氣，說道：『先打死我，再打死他，就乾淨了。』賈政見母親來了，又急又痛，連忙迎出來，只見賈母扶着了頭，搖頭喘氣的走來。賈政上前躬身陪笑，說道：『大暑熱的天，老太太有什麼吩咐？何必自己走來？只叫兒子進去吩咐便了。』賈母聽了，便止步喘息，一面厲聲道：『你原來和我說話，我倒有話吩咐。只是我一生沒養個好兒子，卻叫我和誰說去？』賈政聽這話不像，忙跪下含淚說道：『兒子管他也爲的是光宗耀祖。老太太這話，兒子如何當的起？』賈母聽說，便啞了一口說道：『我說了一句話，你就禁不起，你那樣下死手的板子，難道寶玉兒就禁的起了？你說教訓兒子是光宗耀祖，當日你父親怎麼教訓你來着？說着，也不覺淚往下流。賈政又陪笑道：『老太太也不必傷感，都是兒子一時性急，從此以後，再不打他了。』賈母便冷笑兩聲道：『你也不必和我賭氣，你的兒子自然你要打就打，想來』

你也厭煩我們娘兒們，不如我們早離了你。大家乾淨說着，便命人去看轎。我和你太太寶玉兒立刻回南京去。家下人只得答應着。寶玉又叫王夫人道：「你也不必哭了。如今寶玉兒年紀小，你疼他，他將來長大，爲官作宦的，也未必想着你是他母親了。你如今倒是不疼他，只怕將來還少生一口氣呢。」賈政聽說，忙叩頭說道：「母親如此說，兒子無立足之地了。」寶玉冷笑道：「你分明使我無立足之地，你反說起你來，只是我們回去了，你心裏乾淨，看有誰來不許你打。一面說，一面只命快打點行李車輛，轎馬回去。」賈政直挺挺跪着，叩頭謝罪。寶玉一面說，一面來看寶玉，只見今日這頓打，不比往日，又是心疼，又是生氣，也抱着哭個不了。王夫人與鳳姐等勸解了一會，方漸漸的止住。早有丫環媳婦等上來，要攙寶玉。鳳姐便罵：「糊塗東西，也不睜開眼瞧瞧，這個樣兒，怎麼攙着走的？還不快進去，把那藤子春凳擡出來呢。」衆人聽了，連忙飛跑進去，果然抬出春凳來，將寶玉放上，隨着賈母、王夫人等進去，送至賈母屋裏。彼時賈政見賈母怒氣未消，不敢自便，也跟着進來，看看寶玉果然打重了，再看看王夫人一聲肉一聲兒的哭道：「你替珠兒早死了，留着珠兒，也免你父親生氣。我也不白操這半世的心了。這會子，你倘或有個好歹，擡下我，叫我靠那一個？數落一場，又哭不爭氣的兒。」賈政聽了，也就灰心，自己不該下毒手，打到如此地步。先勸賈母，賈母含淚說道：「兒子不好，原是要管的，不該打到這個分兒。你不去，還在這裏做什麼？難道於心不足，還要眼看着他死了纔算嗎？」賈政聽說，方諾諾退出去了。此時薛姨媽、寶釵、香菱、襲人、湘雲等也都在這裏，衆人滿心委屈，只不好十分使出來。見衆人圍着灌水的灌水，打扇的打扇，自己插不下手去，便索性走出門，到二門前，命小廝們找了焙茗來細問。方纔好端端的，爲什麼打起來，你也不早來透個信兒。焙茗急的說：「偏我沒在跟前，打到半中間，我纔聽見了，忙打聽原故，卻是爲琪官兒和金釧兒姐姐的事。」襲人道：「老爺怎麼知道了？」焙茗道：「那琪官兒的事，多半是薛大爺素昔喫醋，沒法兒出氣，不知在外頭挑唆了誰來，在老爺跟前下的蛆。那金釧兒姐姐的事，大約是三爺說的，我也是聽見跟老爺的人說，襲人聽了這兩件事，都對景，心中也就信了八九分。然後回來，只見衆人都替寶玉療治，調停完備。賈母命好生抬到他屋裏去。衆人一聲答應，七手八腳，忙把寶玉送入怡紅院內，自己牀上臥好，又亂了半日。衆人漸漸的散去了，襲人方纔進來，經心服侍細問，要知端底究竟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」

第三十四回 情中情因情感妹妹 錯裏錯以錯勸哥哥

話說襲人見賈母、王夫人等去後，便走來寶玉身邊坐下，含淚問他：「怎麼就打到這步田地？」寶玉歎氣說道：「不過爲那些事，問他做什麼，只是下半截痛的很，你瞧瞧，打壞了那裏。」襲人聽說，便輕輕的伸手進去，將中衣脫下，略動一動。寶玉便咬着牙叫：「啞啞。」襲人連忙停住手，如

此三四次纔褪下來了。襲人看時，只見腿上半段青紫，都有四指闊的傷痕高起來。襲人咬着牙說道：「我的娘，怎麼下這般的狠手！你但凡聽我一句話，也不到得這個分兒。」幸而沒動筋骨，倘或打出個殘疾來，可叫人怎麼樣呢？正說着，只聽丫頭們說：「寶姑娘來了。」襲人聽見，知道穿不及中衣，便拿了一牀夾紗被替寶玉蓋了。只見寶釵手裏託着一丸藥，走進來向襲人說道：「晚上把這藥用酒研開，替他敷上，把那淤血的熱毒散開就好了。」說畢，遞與襲人。又問道：「這會子可好些？」寶玉一面道謝說：「好些了。」又讓坐。寶釵見他睜開眼說話，不像先時，心中也寬慰了些，便點頭歎道：「早聽人一句話，也不至有今日。」別說老太太、太太心疼，就是我們看看心裏也剛說了半句，又忙咽住，不覺眼圈微紅，雙腮帶赤，低頭不語了。寶玉聽得這話如此親切，大有深意，忽見他又咽住，不往下說，紅了臉，低了頭，含着淚，只管弄衣帶。那一種軟怯嬌羞、輕憐痛惜之情，竟難以言語形容。越覺心中感動，將疼痛早已丟在九霄雲外去了。想道：「我不過挨了幾下打，他們一個個就有這些憐惜之態，令人可親可愛。假若我一時竟別有大故，他們還不知何等悲感呢！既是他們這樣，我便一時死了，得他們如此一生事業，縱然盡付東流，也無足歎惜了。」正想着，只聽寶釵問襲人道：「這樣好好的，動了氣就打起來了。」襲人便把焙茗的話悄悄說了。寶玉原來還不知賈環的話，見襲人說出，方纔知道。因又拉上薛蟠，惟恐寶釵存心忙，又止住襲人道：「薛大哥從來不是這樣，你們別混猜度。」寶釵聽說，便知寶玉是怕他多心，用話攔襲人。因心中暗暗想道：「打得這個形像，疼還顧不過來，還這樣細心，怕得罪了人。你既這樣用心，何不不在外頭大事上做工夫？老爺也歡喜了，也不能喫這樣虧。你雖然怕我存心，所以攔襲人的話，難道我就不知我哥哥素日恣心縱慾，毫無防範的那種心性嗎？當日爲個秦鍾還鬧的天翻地覆，自然如今比先又加利害了。」想畢，因笑道：「你們也不必怨這個，怨那個。據我想，到底寶兄弟素日肯和那些人來往，老爺纔生氣，就是我哥哥說話不防頭。一時說出寶兄弟來，也不是有心挑唆，一則也是本來的實話。二則他原不理論這些防嫌小事。襲姑娘從小兒只見過寶兄弟這樣細心的人，何曾見過我哥哥那天不怕地不怕，心裏有什麼口裏說什麼的人呢？」襲人因說出薛蟠來，見寶玉攔他的話，早已明白自己說造次了，恐寶釵沒意思，聽寶釵如此說，更覺羞愧無言。寶玉又聽寶釵這一番話，半是堂皇正大，半是體貼自己的私心，更覺比先心動神移。方欲說話時，只見寶釵起身道：「明日再來看你。」好生愛着罷。方纔他拿了藥來交給襲人，晚上敷上，管就好了。說着，便走出門去。襲人趕着送出院外，說：「姑娘倒費心了。」改日寶二爺好了，親自來謝。寶釵回頭笑道：「這有什麼的？你只勸他好生養着，別胡思亂想就好了。」要想什麼喫的，頑的，悄悄的往我那裏只管取去，不必驚動老太太、太太。衆人，倘或吹到老爺耳朵裏，雖然彼時不怎麼樣，將來對景，終是要喫虧的。」說着去了。襲人抽身回來，心內着實感激寶釵，進來見寶玉沉思默默，似睡非睡的模樣，因而退出房外，梅沐寶玉默默的輪牀上，無奈簪上作痛，如針挑刀挖一般，更熱如火炙，略輟轉時，禁不住啞啞之聲。那時天色將

晚因見襲人去了，卻有兩三個丫頭伺候。此時並無呼喚之語，因說道：「你們且去梳洗，等我叫時再來。」衆人聽了，也都退出。這裏寶玉昏昏沉沉，只見蔣玉函走進來了，訴說忠順府拿他之事。一時又見金釧兒進來，哭說爲他投井之情。寶玉半夢半醒，剛要訴說前情，忽又覺有人推他，恍恍惚惚，聽得悲切之聲。寶玉從夢中驚醒，睜眼一看，不是別人，卻是黛玉。猶恐是夢，忙又將身子欠起來，向臉上細細一認，只見他兩個眼睛腫得桃兒一般，滿面淚光，不是黛玉，卻是那個寶玉。還欲看時，怎奈下半截疼痛難禁，支持不住，便嗟喲一聲，仍舊倒下，數了口氣，說道：「你又做什麼來了？太陽纔落，那地上還是怪熱的，倘或又受了暑，怎麼好呢？我雖然捱了打，却也不很覺疼痛，這個樣兒是裝出來哄他們的。好在外頭佈散給老爺聽，其實是假的，你別信真了。」此時黛玉雖不是嚎啕大哭，然越是這等無聲之泣，氣噎喉堵，更覺利害。聽了寶玉這些話，心中提起萬句言詞，要說時卻不能說得半句。半天方抽抽噎噎的道：「你可都改了罷！」寶玉聽說，便長歎一聲道：「你放心，別說這樣話，我便爲這些人死了，也是情願的。」一句話未了，只見院外人說：「二奶奶來了。」黛玉便知是鳳姐來了，連忙起身說道：「我從後院子裏去罷。」回來再來。寶玉一把拉住道：「這又奇了，好好的，怎麼怕起他來了？」黛玉急得跺腳，悄悄的道：「你瞧瞧我的眼睛，又該他們拿僉們取笑兒了。」寶玉聽說，趕忙的放了手。黛玉三步兩步轉過牀後，剛出了後院，見鳳姐從前頭已進來了，問寶玉可好些了，想什麼喫，叫人往那裏取去。接着薛姨媽又來了一時，寶玉又打發了人來，至掌燈時分，寶玉只喝了兩口湯，便昏昏沉沉的睡去。接着周瑞姨媽、吳新登媳婦、鄭好時媳婦，這幾個有年紀長來往的，聽見寶玉捱了打，也都進來，襲人忙迎出來，悄悄的笑道：「嬌娘們略來遲了一步，二爺睡着了。」說着，一面陪他們到那邊屋裏坐著，倒茶給他們吃。那幾個媳婦子都悄悄的坐了一回，向襲人說等二爺醒了，你替我們說罷。襲人答應了，送他們出去。剛要回來，只見王夫人使個老婆子來說：「太太叫一個跟二爺的人呢。」襲人見說，想了一想，便回身悄悄的告訴晴雯、麝月、秋紋等人說：「太太叫人，你們好生在屋裏，我去了就來說。」同那婆子一徑出了園子，來至上房。王夫人正坐在涼榻上，搖着芭蕉扇子，見他來了，就道：「你不管叫誰來也罷了，又擺下他來了，誰伏侍他呢？」襲人見說，連忙陪笑回道：「二爺纔睡了，那四五個丫頭如今也好了，會伏侍了。太太請放心，恐怕太太有什麼話吩咐，打發他們來。」一時聽不明白，倒就誤了事。王夫人道：「也沒什麼話，白問問他這會子疼的怎麼樣了？」襲人道：「寶姑娘送來的藥，我給二爺敷上了，比先好些了。先疼的躺不住，這會子都睡沉了，可見好些了。」王夫人又問：「吃了什麼沒有？」襲人道：「老太太給的一碗湯，喝了兩口，只嘆乾渴，就吃酸梅湯。我想酸梅是個收斂東西，剛纔捱打，又不許叫喊，自然急的熱毒熱血未免存在心裏，倘或吃下這個去，激在心裏，再弄出病來，那可怎麼樣呢？因此，我勸了半天，纔沒吃。只拿那糖釀的玫瑰酒子和了，吃了小半碗，嫌吃絮了，不香甜。」王夫人道：「噯，你何不早來和我說？」前日倒有人送了幾瓶子香露來，原要給他一點子。我怕胡糟塌了，就沒給。既是他嫌那